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十六回 觀演水雷書生論戰事 接來電信游子忽心驚

這一聲響不打緊，偏又接著外面人聲鼎沸起來，嚇得我吃了一大驚。述農站起來道：「我們去看看來。」說著，拉了我就走。一面走，一面說道：「今日操演水雷，聽說一共試放三個，趕緊出去，還望得見呢。」我聽了方才明白。原來近日中法之役，尚未了結；這幾日裡，又聽見臺灣吃了敗仗，法兵已在基隆地方登岸，這裡江防格外吃緊，所以制臺格外認真，吩咐操演水雷，定在今夜舉行。我同述農走到江邊一看，是夜宿雨初晴，一輪明月自東方升起，照得那浩蕩江波，猶如金蛇萬道一般，吃了幾杯酒的人，到了此時，倒也覺得一快。只可惜演水雷的人多，雖然不是十分擠擁，卻已是立在人叢中的了。忽然又是轟然一聲，遠響四應。那江水陡然間壁立千仞。那一片澎湃之聲，便如風捲松濤。加以那山鳴谷應的聲音，還未斷絕。兩種聲音，相和起來。這裡看的人又是哄然一響。我生平的耳朵裡，倒是頭一回聽見。接著又是演放一個。雖不是甚麼「心曠神怡」的事情，也可以算得耳目一新的了。看罷，同述農回來，盥盪更酌。談談說說，又說到那會黨的事。我再問道：「方才你說他們都有暗號，這暗號到底是怎麼樣的？」述農道：「這個我哪裡得知，要是知道了，那就連我也是會黨了。他們這個會黨，聲勢也很大，內裡面戴紅頂的大員也不少呢。」我道：「既是那麼說，你就是會黨，也不辱沒你了。」述農道：「罷，罷，我穀不上呢。」我道：「究竟他們辦些甚麼事呢？」述農道：「其實他們空著沒有一點事，也不見得怎麼為患地方，不過聲勢浩大罷了。倘能利用他呢，未嘗不可借他們的力量辦點大事；要是不能利用他，這個養癰遺患，也是不免的。」

正在講論時，忽然一個人闖了進來，笑道：「你們吃酒取樂呢！」我回頭一看，不覺詫異起來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繼之，還穿著衣帽呢。我道：「大哥不說明天下午出城麼？怎麼這會來了？」繼之坐下道：「我本來打算明天出城，你走了不多幾時，方伯又打發人來說，今天晚上試演水雷，制臺、將軍都出城來看，叫我也去站個班。我其實不願意去獻這個慫慂，因為放水雷是難得看見的，所以出來趁個熱鬧。因為時候不早了，不進城去，就到這裡來。」我道：「公館裡沒有人呢。」繼之道：「偶然一夜，還不要緊。」一面說著，卸去衣冠道：「我到帳房裡去去就來，我也吃酒呢。」述農道：「可是又到帳房裡去拿錢給我們用呢？」繼之笑了一笑，對我道：「我要交代他們這個。」說罷，彎腰在靴統裡，掏出那本捐冊來道：「叫他們到往來的那兩家錢舖子裡去寫兩戶，同寅的朋友，留著辦陳家那件事呢。」說罷，去了。歇了一會又過來。我已經叫廚房裡另外添上兩樣菜，三個人借著吃酒，在那裡談天。因為講方才演放水雷，談到中法戰事。繼之道：「這回的事情，糜爛極了！臺灣的敗仗，已經得了官報了。那一位劉大帥，本來是個老軍務，怎麼也會吃了這個虧？真是難解！至於馬江那一仗，更是傳出許多笑話來。有人說那位欽差，只聽見一聲炮響，嚇得馬上就逃走了，一隻腳穿著靴子，一隻腳還沒有穿襪子呢。又有人說不是的，他是坐了轎子逃走的，轎子後面，還掛著半只火腿呢。剛才我聽見說，督署已接了電諭，將他定了軍罪了。前兩天我看見報紙上有一首甚麼詞，詠這件事的。福建此時總督、船政，都是姓何，藩臺、欽差都是姓張，所以我還記得那詞上兩句是：『兩個是傳粉何郎，兩個是畫眉張敞。』」我道：「這兩句就俏皮得很！」繼之道：「俏皮麼？我看輕薄罷了。大凡譏諷人家的話，是最容易說的；你試叫他去辦起事來，也不過如此，只怕還不及呢。這軍務的事情，何等重大！一旦敗壞了，我們旁聽的，只能生個恐懼心，生個憂憤心，哪裡還有工夫去嬉笑怒罵呢？其實這件事情，只有政府擔個不是，這是我們見得到，可以譏諷他的。」述農道：「怎麼是政府不是呢？」繼之道：「這位欽差年紀又輕，不過上了幾個條陳，究竟是個紙上空談，並未見他辦過實事，怎麼就好叫他獨當一面，去辦這個大事呢？縱使他條陳中有可採之處，也應該叫一個老於軍務的去辦，給他去做個參謀、會辦之類，只怕他還可以有點建設，幫著那正辦的成功呢。像我們這班讀書人裡面，很有些聽見放鞭爆還嚇了一跳的，怎麼好叫他去看著放大炮呢？就像方才去看演放水雷，這不過是演放罷了，在那裡伺候同看的人，聽得這『轟』的一聲，就很有幾個抖了一抖，吐出舌頭的，還有舉起雙手，做勢子去擋的。」我同述農不覺笑了起來。繼之又道：「這不過演放兩三響已經這樣了，何況炮火連天，親臨大敵呢，自然也要逃走了。然而方才那班吐舌頭、做手勢的，你若同他說起馬江戰事來，他也是一味的譏評謾罵，試問配他罵不配呢？」當下一面吃酒，一面談了一席話，酒也夠了，菜也殘了，撤了出去，大家散坐。又到外面看了一回月色，各各就寢。

到了次日，我因為繼之已在關上，遂進城去，賃了一匹馬，按轡徐行。走到城內不多點路，只見路旁有一張那張大仙的招紙，因想起述農昨夜的話，不知到底確不確，我何妨試去看看有甚麼影跡。就跟著那招紙歪處，轉了個彎，一路上留心細看，只見了招紙就轉彎，誰知轉得幾轉，那地方就慢慢的冷落起來了。我勒住馬想道：「倘使迷了路，便怎麼好？」忽又回想到：「不要緊，我只要回來時也跟著那招紙走，自然也走到方才來的地方了。」忽聽得那馬夫說了幾句話，我不曾留心，不知他說甚麼，並不理他，依然向前而去。那馬夫在後面跟著，又說了幾句，我一些也聽不懂，回頭問道：「你說甚麼呀？」他便不言語了。我又向前走，走到一處，擡頭一望，前面竟是一片荒野，暗想這南京城裡，怎麼有這麼大的一片荒地！

正走著，只見路旁一株紫楊樹上，也黏了這麼一張。跟著他轉了一個彎，走了一箭之路，路旁一個茅廁，牆上也有一張。順著他歪的方向望過去時，那邊一帶有四五十間小小的房子，那房子前面就是一片空地，那裡還憩著一乘轎子。恰好看見一家門首有人送客出來，那送客的只穿了一件斗紋布灰布袍子，並沒有穿馬褂，那客人倒是衣冠楚楚的。我一面看，一面走近了，見那客人生的一張圓白臉兒，八字鬍子，好生面善，只是想不起來。那客上了那乘轎時，這裡送客的也進去了。我看他那門口，又矮又小，暗想這種人家，怎樣有這等闊客。猛擡頭看見他簷下掛著一把破掃帚，暗想道：「是了，述農的話是不錯的了。」騎在馬上，不好只管在這裡呆看，只得仍向前行。行了一箭多路，猛然又想起方才那個客人，就是我在元和船上看見他扮官做賊，後來繼之說他居然是官的人。又想起他在船上給他伙伴說的話，嘰嘰咕咕聽不懂的，想來就是他們的暗號暗話，這個人一定也是會黨。猛然又想起方才那馬夫同我說過兩回話，我也沒有聽得出來，只怕那馬夫也是他們會黨裡人，見我一路上尋看那招紙，以為我也是他們一伙的，拿那暗話來問我，所以我兩回都聽不懂。

想到這裡，不覺沒了主意。暗想我又不是他們一伙，今天尋訪的情形，又被他看穿了，此時又要撥轉馬頭回去，越發要被他們看出來，還要疑心我暗訪他們做甚麼呢。若不回馬，只管向前走，又認不得那條路可以繞得回去，不要鬧出個笑話來？並且今天不能到家下馬，不要叫那馬夫知道了我的門口才好。不然，叫他看見了吳公館的牌子，還當是官場裡暗地訪查他們的蹤跡，在他們會黨裡傳播起來，不定要鬧個甚麼笑話呢。思量之間，又走出一箭多路。因想了個法子，勒住馬，問馬夫道：「我今天怎麼走迷了路呢？我本來要到夫子廟裡去，怎麼走到這裡來了？」馬夫道：「怎麼，要到夫子廟？怎不早点說？這冤枉路才走得不少呢！」我道：「你領著走罷，加你點馬錢就是了。」馬夫道：「撥過來呀。」說著，先走了，到那片大空地上，在這空地上橫截過去，有了幾家人家，彎彎曲曲的走過去，又是一片空地。走完了，到了一條小街，僅僅容得一人一騎。穿盡了小街，便是大街。到了此地，我已經認得了。此處離繼之的公館不遠了，我下了馬說道：「我此刻要先買點東西，夫子廟不去了，你先帶了馬去罷。」說罷，付了馬錢，又加了他幾文，他自去了，我才慢慢的走了回去。我本來一早就進城的，因為繞了這大圈子，鬧到十一點鐘方才到家，人也乏了，歇息了好一會。

吃過了午飯，因想起我伯母有病，不免去探望探望，就走到我伯父公館裡去。我伯父也正在吃飯呢，見了我便問道：「你吃過飯沒有？」我道：「吃過了，來望伯母呢，不知伯母可好了些？」伯父道：「總是這麼樣，不好不壞的。你來了，到房裡去看看他罷。」我聽說就走了進去。只見我伯母坐在床上，床前安放一張茶几，正伏在茶几上啜粥。床上還坐著一個十三四歲的丫頭在那裡捶背。我便問道：「伯母今天可好些？」我伯母道：「姪少爺請坐。今日覺著好點了。難得你惦記著來看看我。我這病，只怕難得好的了。」我道：「那裡來的話。一個人誰沒有三天兩天的病，只要調理幾天，自然好了。」伯母道：「不是這麼說。我這個病時

常發作，近來醫生都說要成個癆病的了。我今年五十多歲的人了，如果成了癆病，還能夠耽擱得多少日子呢！」我道：「伯母這回得病有幾天了？」伯母道：「我一年到頭，那一天不是帶著病的！只要不躺在床上，就算是個好人。這回又躺了七八天了。」我道：「為甚不給姪兒一個信，也好來望望？姪兒直到昨天來了才知道呢。」伯母聽了歎一口氣，推開了粥碗，旁邊就有一個傭婦走過來，連茶几端了去。我伯母便躺下道：「姪少爺，你到床跟前的椅子上坐下，我們談談罷。」我就走了過去坐下。

歇了一歇，我伯母又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姪少爺，我自從入門以後，雖然生過兩個孩子，卻都養不住，此刻是早已絕望的了。你伯父雖然討了兩個姨娘，卻都是同石田一般的。這回我的病要是不得好，你看可憐不可憐？」我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！只要將息兩天就好了，那醫生的話未必都靠得住。」伯母又道：「你叔叔聽說有兩個兒子，他又遠在山東，並且他的脾氣古怪得很，這二十年裡面，絕跡沒有一封信來過。你可曾通過信？」我道：「就是去年父親亡故之後，曾經寫過一封信去，也沒有回信。並且姪兒也不曾見過，就只知道有這麼一位叔叔就是了。」伯母道：「我因為沒有孩子，要想把你叔叔那個小的承繼過來，去了十多封信，也總不見有一封信來。論起來，總是你伯父窮之過，要是有了十萬八萬的家當，不要說是自己親房，只怕那遠房的也爭著要承繼呢。你伯父常時說起，都說姪少爺是很明白能幹的人，將來我有個甚麼三長兩短，姪少爺又是獨子，不便出繼，只好請姪少爺照應我的後事，兼承過來。不知姪少爺可肯不肯？」我道：「伯母且安心調理，不要性急，自然這病要好的，此刻何必耽這個無謂的心思。做姪兒的自然總盡個晚輩的義務，伯母但請放心，不要胡亂耽心思要緊。」一面說話時，只見伯母昏昏沉沉的，像是睡著了。床上那小丫頭，還在那裡捶著腿。我便悄悄的退了出來。

伯父已經吃過飯，往書房裡去了，我便走到書房裡去。只見伯父躺在煙床上吃煙，見了我便問道：「你看伯母那病要緊麼？」我道：「據說醫家說是要成癆病，只要趁早調理，怕還不要緊。」伯父站起來，在護書裡面檢出一封電報，遞給我道：「這是給你的。昨天已經到了，我本想叫人給你送去，因為我心緒亂得很，就忘了。」我急看那封面時，正是家鄉來的，吃了一驚。忙問道：「伯父翻出來看過麼？」伯父道：「我只翻了收信的人名，見是轉交你的，底下我就沒有翻了，你自己翻出罷。」我聽得這話。心中十分忙亂，急急辭了伯父，回到繼之公館，手忙腳亂的，檢出《電報新編》，逐字翻出來。誰知不翻猶可，只這一翻，嚇得我：魂飛魄越心無主，膽裂肝摧痛欲號！要知翻出些甚麼話來，且待下回再記。